

俞天白

大上海 沉没

映大都市在改革中的命运

识与文化意识的交融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它不仅写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也写了上海人的命运。这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也是上海人命运的缩影。

CHANG HAI IS SINKING

30815



I247.57
Y800

大上海沉没

俞天白



XWTS 002327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继《子夜》(茅盾)、《上海的早晨》(周而复)之后,又一部以反映上海社会生活为题材,并具有强烈的史诗意识、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文化意识的长篇巨著,是俞天白长篇小说系列《大上海人》的首篇。小说在新时期改革的历史大背景下,以恢宏而又细腻的艺术笔触,向读者展示了我国最大都会这个“千面女郎”斑驳陆离、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和众生相,并以一连串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鲜活丰满的人物群像和深邃新鲜的思想信息,向我们描绘了大上海所患的“衰弱巨人综合症”,以及上海人复杂微妙的心态,让我们看到了在改革大潮冲击下情势严峻而尚存希望的大上海。

这是表现当代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海图”,是改革关键时刻长鸣报警的钟声,是一曲爱的变奏,也是唤醒世人危机意识的杜鹃带血的啼叫!

责任编辑:何启治 常振家

大上海沉没

Dashanghai Chenm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44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5 $\frac{1}{4}$ 插页4

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920

ISBN 7-02-001234-5/I·1143 定价 8.55 元



作 者 像

不論解剖上海人或是解剖大上海，
都頗不易。我自知才疏學淺，然而我
無法推却這份責任。因為只有準確
地認識自身，才有可能有效地把握自
己的命運。上海人是到這個時刻了。
我是在上海生活了三分之一世紀的
外鄉人，而且在上海好多環境中生
活過，這應是地土生土長的上海人
有利的條件。



手 迹

目 录

小 引.....	1
夜郎曲：一个普通的日子	
真假天晓得—A	7
游公馆—A	20
五香别墅—A	33
四大公司—A	44
都市里的村庄—A	67
四大公司—B	86
游公馆—B	87
太平里—A	99
五香别墅—B	121
裴记培罗蒙—A	125
沪字第三十六号交易所—A	146
裴记培罗蒙—B	162
游公馆—C	167
中国墙：又一个普通的日子	
游公馆—D	189
都市里的村庄—B	216
真假天晓得—B	238
太平里—B	252
游公馆—E	269
五香别墅—C	293

四大公司—C	332
裴记培罗蒙—C	331
沪字第三十六号交易所—B	345
都市里的村庄—C	361
真假天晓得—C	365
四大公司—D	390
游公馆—F	392
骆驼行：再一个普通的日子	
真假天晓得—D	411
太平里—C	423
游公馆—G	439
四大公司—E	477
真假天晓得—E	492
游公馆—H	507
都市里的村庄—D	530
太平里—D	546
沪字第三十六号交易所—C	549
真假天晓得—F	564
五香别墅—D	567
裴记培罗蒙—D	575
游公馆—I	600
都市里的村庄—E	617
四大公司—F	624
游公馆—J	627
后 记	
	641

小 引

大上海真大。一百个人眼里就有一百个大上海。这正如外滩海关大钟——这个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纪念物，粗看看差不多，仔细一审察，一个角度就有一个独特的模样。对它的鸣奏声，人们的揣摩也很少相同。有人说它庄严，自信，深沉，悠远，渗透了大英帝国繁荣时期的雄心和傲慢；有人说它洪亮明快而肃穆，呼唤公正和虔诚，传递上帝的博大宽宏和慈祥。至于鸣奏的规律，有的说按小时报时；有的说每刻钟奏一次音乐……众说纷纭，竟有扭到钟楼下来验证的。总之，不管怎样，把它作为大上海的象征绘入城徽，是不会有有多大异议的。所以这部小说就从这儿开始。

沿钟楼下面的马路西行，便是有名的吉庆里。一式连接式石窟门公房。以今天的眼光看，绝对是老式的。大弄套小弄，一看便知当年属于同一个老板所有。其间居住着三教九流各式人众。上海人口已经增加了几倍，这些房子的使用率也随之增加了几倍。每个门号里面，都居住着好多户居民，他们或横割，或纵割，精心利用住房的才能，远远地超过了当年最精于算计的大房东或二房东。当然“大房东”“二房东”的名称早已成为历史，住在这儿的居民原有的身份，也多数改变了。只有坐下来和他们作一番深谈，才能知道他本人或父辈是做哪一行的，有的是直接了解到的，有的是凭某些言语神态推想出来的——因为有

些行当是永远难以亮出或者是羞于明打明说的，而那些不了解上海社会的人，当然就永远无法去推想了，就说“白相人”、“燕子窠里的”、“花烟间里的”，你知道他吃的是哪一碗饭？

随便选一个门号看看。

就这三十六号吧。在这吉庆里，这要算得上最无特色可言的一个门号。楼上楼下，右厢房左厢房，前楼后楼，厨房晒台一应俱全。按上海人的习惯，前门总是难得使用的，进进出出走后门。但这连接式石窟门与别处稍有不同。因幢幢纵向相接，正门只好移到西厢房的西墙去，让西厢房成了公用处所；而后门安在西后楼的山墙下，与各家合用的灶披间相连。按说石窟门后楼一排该是三间，因设计者考虑到居住者生活需要，将正当中一间做成了整个门号合用的晒台，南端矮墙下是灶披间的自来水斗；北端矮墙下面，就是三十七号的天井。每当天朗气清，各家都到这里晾晒衣物；楼上的住家也都免去楼梯上下之劳，将灶披间的煤饼炉子拎上来，沿着墙根占一块地盘，在各家衣物下面烧烧炒炒，难免不在哪盆红烧带鱼里，滴进几滴的确凉衬衣上的水滴，而衬衣乃至高级毛料服装，也难免不带走一份烹调鸡鸭鱼肉的油烟。好在彼此都不以为怪。为此，楼上的住户，便进而要求房管所把自来水管接上来，靠南端矮墙安装水斗，以便洗涤。无力给他们扩大居住面积的房管所，当然一口应承，拨时间、贴材料前来安装。既然有人开头，其余几户便紧紧跟上。为避免用水多少而引起口角，一户一只水表，同时也便有一只自来水龙头。无奈水斗不可能一户一只。于是一只水斗上便同时伸出三到四只水龙头。要靠滴滴答答漏水的方式来占便宜是困难的；早中饭三次用水高潮里，耐心排队等候却是经常的事情。

要问这儿住了几户人家？看看自来水龙头便一目了然了。

好，数一数：八只。

是的，八家。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根据各家不同的家庭风貌或职业特征，先后送给各家一个徽号。各不相同，见仁见智，倒也十分有趣。比如，楼下靠大门的沙家，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楼上的游家，则给冠以“游公馆”；张家叫“四大公司”；给何家的则更妙：“真假天晓得”！诸如此类。其实都是普通居民，日子过得又都极平常的。笔者不想为他们立传，也不想通过对他们的介绍，概括什么社会面貌。上海实在太太复杂了，人们将她称作千面女郎，倒十分确切。你心目中想她是什么样子，她就会呈现出那种面貌来满足你。这正与作者本意吻合。所叙人和事，如有巧合，那自然成了文学的必然。因为这正唤醒了你心里的那个上海罢了，笔者是无法负责的，只能在此表示歉意了。

是为引。

夜郎曲：一个普通的日子

真假天晓得—A：不能白让“阿乡”将女儿的肚子搞大，“阿拉上海人”是不能让人欺侮的！

这徽号有点儿怪。

但绝不是信口开河。

大凡老上海都晓得九江路金华路口，永安公司（如今叫华联商厦）后门西首，原来开着一家卖梨膏糖商店。因为牌子做响，又是寸金之地，不知怎的，在贴隔壁忽然冒出一家同样字号的梨膏糖商店。这自然发生了类似真假陆稿荐、真假老大房的扯皮官司。双方都用了上海滩最恶毒的言辞指责对方冒牌行骗，手法之多令人惊讶。其中一项，是在自己门首的招牌上画了一只乌龟，表示诅咒起誓。一时真假难分。于是一家便改名为“真假天晓得”，而另一家也不示弱，将这五字招牌照制不误，轰动了上海滩。住在吉庆里三十六号的何茂源先生，和这场官司毫不相干。但竟然使人挪用这个店号送给他，是因为他和他一家子，真真假假，若明若暗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此刻，从神色上看得出来，他又要采取断然行动了，但很难捉摸他使的是什么招数。双唇紧闭，塌陷的两颊发青，一对开始浑浊的眼珠骨碌骨碌地转动着，穿衣、套裤、着鞋袜的快速与果敢，活画出他内心的仇恨和焦躁。

华宝卿手心捏着把汗，白皙多皱纹的脸色，随丈夫的行动变得惨白了，紧紧地搂住朗朗。母亲的感情，使她看一眼便知道他的对手是啥人。近来，他越来越神出鬼没了。都是到小纹

屋里去的。连多年养成的午睡习惯都打破了。这个老不死的老头子！她最怕他这一刻到女儿屋里去。

孙女也不敢看爷爷的脸色，回身搂住奶奶的脖子。

“……不睡了？”她胆怯地问，“有啥要紧的事体？”

他眼角都不瞄她一瞄。

“……我在金陵东路看到一条薄呢裤子，你穿倒满好的，”她在寻找拉住他的借口，“处理价，很上算的……”

“裤子？还有心思买裤子？！”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大声地咳嗽。“处理商品！你心里只有处理商品！我讲过多少次了！……”

他对她一开口，总是这种教训口吻。惯了。

“你不是也喜欢处理商品吗？”华宝卿说，“那年，我到里弄加工组做，你还不愿意呢，说上海处理商品多，只要有闲功夫，吃的用的都拣处理商品，一个月算下来，比挤公共汽车捞工资还上算呢！给老三找媳妇的辰光，你不是又说过……”

“看你越老越糊涂了！”他不耐烦之极，“走走走！白跟我何茂源一世！不看屋里需要买，再便宜也不上算！这叫资金积压！你，空当了一世上海人！”习惯性地压了压上下左右四只口袋，然后抓起两只当健身球转的核桃，便往门外走。

她愈加慌乱了。已没有时间选择说啥闲话最稳妥了，拖住他就好：“还有件事体呢。……小云还要来看你。你就给她个笑脸吧！她到底是我的骨血……”

“你们还在走动？啊？”他突然站住了，“你存心坍我的台，坍你老三和小纹他们的台是吧？我疑心是你挖空心思去找到那个杂种的！我早晓得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忘记了是我，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的！……”

“你瞎讲你瞎讲……”她哭了。她曾经寻找过小云。小云终

于带男人上门来了，身子还没有小纹一半高，活像颗僵枣。皮肤，眉眼，声调，还有走路的样子，看一眼便知道是她的女儿！她马上想起老底子做那生意时，拼命用布束住肚子束成了样子的；左邻右舍也能从僵枣似的小云身上，想到老底子她是做哪路子生意的。可是到底是她的女儿女婿啊！送来那许多礼品……

“要是她再上门来，我叫她看看我何茂源的厉害！”他说，“我晓得你们娘俩，外加这个杂种，都抱成一团来对付我！说不准再过一刻钟我便碰到她们了，哼！……”

他走了，核桃一路沙沙沙地转动着。

她再也找不到拖住他的理由了。

“奶奶，奶奶！……”朗朗恐惧地在怀里挣扎着。

在门外狭长的过道上，老头子突然站住了。

老三正从过道那端走来。他比老头子高出半个头。脸上的青春痘还没有消去，端端正正的眉眼上，依旧是那副绝对安全感而产生的漫不经心的神情。

“好呀，你总算死到这里来了！”老头子活像找到打架的对手。“哼！”沙沙沙！

儿子笃悠悠、懒洋洋的神态蓦地消失了。说不上老鼠见猫，当年上海滩学徒见老板时候必定是这副样子，“爹，我来市府礼堂开会的。我们厂又超产了，评上了局里先进，顺便……”

他才没有这份闲心听儿子的噜苏呢。调转身来将儿子领进门，严肃地发指示：“告诉你，小纹官司暂时不要去捅路子了。不讲好斤头，就不能帮她忙！”

“爹，你怎么又变了……”

“你怕烦？！”

“不搭界的，爹。我已经托了人。只是算不上关键性人物，”儿子说。顺便给了朗朗一块香草巧克力，“爹，你不是托沙叔叔了吗？”

“不归他们法院管，哪能一时叫得应？”老头子依然是一副随时要走的样子，“你托你的人，我走我的路子，不搭界的。可是口径要一致，哪能你敲锣我打鼓各奏各的调？这一回，要是让小纹挺着个大肚子离成婚，我何茂源就算在上海滩白混一世了！……”

华宝卿颓然坐到床铺上。

儿子一时没有转过神来：“爹，这是啥意思？……”

“你照我说的去做！”沙沙沙！

儿子怔着。他深知老头子的厉害。他结婚两个礼拜，在姐妹间素有刀子嘴之称的小玲，便给他收拾得服服帖帖。那时还没有分配到新房，暂借此地作洞房，让老夫妻到江西钢铁厂老大那里去住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自己要找好出路的，别当我说白相相的！”他小两口在尽情的新婚欢娱中，不相信老头子真会这么绝。两个礼拜转眼过去了。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老两口回来了。吃饱晚饭，还不见小夫妻有挪窝的意思。老头子毫不含糊地躺到了新床上，逼着小两口上了阁楼。事后小玲在晒台上嘀咕了两句。他在饭桌上端起酒杯，板着瘦脸扬言：“背后说几句，我可以当作没听见；当着我的面哼一声，我马上叫你们见颜色！”吓得她赶快到近郊另借私房住下。这回是对付自己的独生女儿，他当哥哥的不能不吃透老头子的意图，该劝的时候，还得劝几句啊，要不，算啥两千人大厂的技术科副科长？

“爹，对小纹的事体，你一定要冷静……”

“你不要三推儿子六推爷！不想帮我就别找借口！”老头子光